

野史

八十九

第二百六十七卷 義勇列傳
大石良雄

庫文閣内		和書	
二六九函架	一〇册	一〇二一四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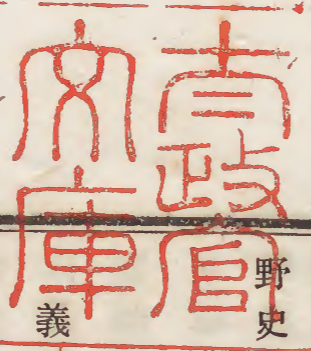
和書
一〇二一四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0214
冊數	100(89)
函號	269 36





野史卷二百六十七



義勇列傳第三

飯田忠彦
修
竹中邦香
校

大石良雄

萱野重實
元助
天野寺坂信行
近松氏助
母

尼妙海
間氏妻
武林氏母
可留田
矢田
作十郎
杉野氏母

大石良雄。稱內藏助。內匠頭淺野長矩室老也。姓藤原氏。高祖某久右衛門。仕關白秀次。曾祖良勝稱內藏助。幼爲八幡山宮本坊弟子。年甫十四。厭緇衣。亾

野史卷二百六十七

命赴東府。十八歲。筮仕淺野長重。大坂夏役。與毛利
 勝永兵戰。獲首二級。長重恩遇日渥。遂列老職。祖良
 欽亦稱內藏助。襲父職。父良昭稱權內。娶池田由成
 女。產良雄而早死。赤穗忠義傳良雄承祖父後。為人簡重
 有威望。為國人所倚。赤穗義人錄少而貞實。如老成人。形
 瘦如乾梅子云。半日閒話初人皆斥為癡。良雄亦韜晦不
 露。長矩疎之。不屬意。瑣語元祿十四年三月十八日之
 變。邸報達國。先是赤穗城東門。一大蜂房忽然生。圍
 可三尺。衆皆異焉。有山蠶大如蟬。飄然來繞之。一蜂
 出房挑之。山蠶激怒將衝。蜂數千出拒之。終殫蠶。少

焉。空中有聲。形如鞠。來覆蜂房。散則皆蠶也。其數百
 千。圍繞蜂房。鳴動如雷。蜂盡數出鬪。蠶猛烈。一敵四
 五蜂。乃須臾而蜂殲。良雄竊以為凶變之兆云。忠義傳
 聞變。上下驚躁。凶計繼至。庶士切齒。婦女愀然。小野
 寺秀和在京師。守邸聞變。將歸赤穗。決進止。謂告之
 於府必見沮。強請之。不免無禮之罪。不如疾馳也。即
 馳抵赤穗。會聞脇坂安照。木下公定稟命為受城使。
 監察荒木十左衛門。榊原采女。代官石原新左衛門。
 岡田莊太夫等發東府。忠義人傳良雄及大野九郎兵
 衛與庶士會議城中。凡三百餘人。良雄曰。主辱臣死。

吾輩死節之秋也。然死非難。處死實難。彼欲以何死。僉曰。防受城使死耳。又何議。良雄曰。是固當然。但人臣之道。猶有圖社稷之義。豈不無大學君可奉宗祀。與。臣等宜以死請之。弗聽。則背城決戰。從先君於地下而已。九郎兵衛等首鼠兩端。議未決而罷。後二日。良雄復會衆述前議。九郎曰。據城請之。是要上也。爲先君立後可冀乎。死何益。徒負悖逆之名。而累先君耳。良雄曰。不然。士所守者義也。今臨大節。不以義自白。而苟且免死。唯唯奉上。豈不無耻之甚乎。使天下之人聞之。謂赤穗氏歷世養士。無一人知大義者。是

辱先君也。不止身之耻。更辱其君何如哉。衆曰。大石氏議是也。九郎不得已亦從焉。於是遣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治右衛門使東府。良雄口授意指遣之。忠義傳國朝。大野九郎兵衛。及子郡右衛門。怯恇逡巡。伊藤五右衛門。外村源左衛門。岡林木工助。玉虫七郎右衛門。近藤源八。職爲番頭。首屬九郎。區區起戾義之論。雖有赴義者。支梧不使述志。良雄姨夫進藤源四郎。叔父小山良師。執義盟以達良雄。有岡野次大夫。大岡清九郎。井關德兵衛者。嘗忤長矩旨。去國漂泊。及是感激舊恩。躬自擔兵器。來敲城門。請俱死。良雄謝

日。節義堪感矣。雖然。我恐受募浪臣謀悖逆之名。厚
慰諭遣歸。良雄寬而宏度。剛而沈勇。謂雖府命。若暴
慢欲收城。曷敢致之。乃幽孱弱者于質子坊。預準備
弓砲。以敵爲塚。將欲縱火殲姦豎。與義士共自殺。四
月十一日。會議。良雄曰。竢二使歸。如無斷宗祀。則忍
生以事之矣。否則敵受城使。一戰死耳。忠義之道。蓋
不戾矣。從者共盟。乃披函取盟書。刺指印血。次在九
郎兵衛。進藤源四郎越席印之。謂九郎曰。盟書之次。
亦宜從平日以職祿論之例。今不讓者。欲表志也。九
郎曰。此事何限今日。反覆推論。義得當而爲之。未晚

也。今朝中村氏兒病。就予乞人參。諾之未與。朋友之
信不可失。履約復來。遂起。源四忿罵之。九郎鼠伏而
去。次及伊藤五右衛門。五右衛門曰。衆議所嚮。我奚
敢辭。雖然。徒死難爲忠也。源四冷笑曰。以死不爲忠。
請聞其說。辭色極勵。源左衛門等四人瞬眴起。良師
進席。謂五右衛門曰。番頭忠畧何如。荅曰。一時執爭。
我君慮短。不憚營中。朝吉良氏。府議依律處其罪。何
以死抗幕府之命。謂之殉死。亦犯邦禁也。况大學君
繼封。未知何如。輕忽期死。未必爲忠也。良師曰。臣諫
君。雖犯顏。不敢斥其罪。况今國家傾覆。致死之秋。數

亾君之非。掩已怯慙。死有餘罪。我先殺汝。後死。撫劍。良雄及秀和急遏之。番頭五人赧顏走去。衆從之退。既而留者三分之一。片岡高房。磯貝正久。攬淚曰。我儕不應大石氏之議者。欲報亾君之恨也。會者已四回。議未定。衆將散。二使自江府歸。初二使之發。良雄命曰。馳就監察。謂寡君賜死。沒收城邑。臣等謹候。但未聞上毛氏處罪。群士忿懣。或議據城拒命。雖加教誠。頑蒙之衆。不敢從。恐生致城淹滯之罪。是月四日夜。二使達東府。至則受城使監察。皆既以三月二十八日發。於是二人至邸。與安井彥右衛門。藤井又右

衛門等謀。欲因戶田氏定。請命於府廳。明日詣氏定。邸言曰。赤穗老臣大石良雄等使。敢布腹心。寡君有罪。邑除。臣等敢不奉命。但兩下相伐。兩下相伐一人曲直。必兩殺之。以過推刃。罪當均然。未聞吉良氏賜之亂國。初以來。著以爲令。罪當均然。未聞吉良氏賜死之命。嚴刑獨加寡君之躬。此臣庶所以不能憾。臣等一二之老。雖知府命不可拒。至偏僻頑愚之衆。則惟知盡忠於所事而已。雖諭以順逆。衆心不可回。群議不可奪。僉曰。非敢讐府廳也。但欲即城自殺。以明人臣之分。爾伏願府命有處置。使亾臣某等去國而有辭於天下。敢以死聞。氏定謂二人曰。此言如聞乎。

府。大學重獲罪。無乃招害乎。或與忠義之志反。因與
良雄書曰。因使者之言。委曲詳之。紛紛之議。固當然
矣。但內匠生時。恭謹服事公府。卿等所共知也。今爲
卿等計。莫若束手釋兵。以致城邑。不戾府命。蓋亦內
匠頭之志也。府使臨藩。卿等宜嚴警。使群士無放縱
失禮云云。且舉書示二人曰。卿等宜使良雄等從寡
人之言。二人曰。諾矣。彥右又右亦筆氏定所戒。贈良
雄。良雄披氏定及二老書。問二人曰。在邸諸士所議
何如。曰。皆善。氏定之議。良雄曰。雖違我則死已。秀
和曰。未知大學君繼嗣何如。戶田氏所戒有理。徒期

死。恐不可謂粹忠也。良雄耳語曰。足下之言是也。我
專言死者。試殺心耳。良雄卷盟書。謂殺曰。神明照覽。
信在盟書。明日再處分。明日入城。不許復出。乃起。十
二日昧爽。良雄入城。會者纔五十五人。

○所謂五十五人者。吉田兼亮。奧野將監。佐佐木
小左衛門。河村傳兵衛。進藤源四郎。小山良師。佐
藤伊右衛門。原元辰。岡野金右衛門。其子包秀。長
澤六郎左衛門。稻河十郎右衛門。間瀬正明。田河
權右衛門。渡邊角兵衛。幸田與三右衛門。里村伴
右衛門。多藝太郎左衛門。小野寺秀和。其子秀富。

山上安左衛門。潮田高教。近松勘六。矢野半平。早水滿堯。上島彌助。中村清左衛門。橋本平左衛門。間光延。中村正辰。灰方藤兵衛。貝賀友信。仁平鄉右衛門。菅谷政利。榎戶新助。千馬光忠。河田八兵衛。神碕則休。大高忠雄。武林隆重。岡島常樹。茅野三平。豐田八太夫。久下織右衛門。猪子源兵衛。矢頭長助。其子教兼。三村二郎右衛門。大石良金。大石信清。

良雄曰。東使至迫旦夕。而衆之離畔如此矣。以赤穗一城。招天下之兵。雖舉全國之衆。猶恐不能支一月。

况以是數十士欲拒之。兵朝交而城夕拔。徒以弄兵取天下之笑。不若陳此意於東使。相與自殺。城中以明志。衆意何如。衆曰善。

○赤穗義人錄載。此際良雄出盟書示之。各署姓名押字。點血讀畢云。姑從忠義傳。

良雄謝衆曰。我今而見衆之赤心。我亦吐實。可與衆決計。衆曰。何如。良雄曰。所遣二人。不得達命於監察。亦命也。戶田氏之誠。極有理矣。宜致城見大學君。浮沈而決處置焉。初我專謂死者。試衆心耳。徒殉死於亾君何益。宜以完忠義爲心。今致城去。雖不無耻。所

謂大行不顧細瑾。大禮不辭小讓。何不能忍於一時之辱。而取千載之笑。言未畢。將監傳兵衛源四郎。良師及元辰等出列曰。縱引宗祀之害。忍死致城。何面目出見人。不如自殺于華嶽寺。從君子泉壤。良雄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孔子以戒子路。如卿等無乃暴虎馮河乎。夫亾君憤義英無禮刺之。兩下相伐。義英獨免罪。豈不與共載天之讐與。不可不相與戮力報之也。徒死於此。孰與報仇以死。或不幸事不就。猶足以伸大義於天下。於是衆踊躍曰。僕等慮不及此。願以身徇之。將監等曰。理固當然矣。但此事非

可計日得。人命朝不慮夕。如事未集而先死。何以明志。元辰曰。復讐之艱。豫讓吞炭。不能遂志。我儕微力。讐家彊盛。事恐不可遂。且密謀或泄。讐家或有變。噬臍不及。不如從前議爲得。良雄曰。死生有命。何論之。仇敵有父子。計蓋不過三年。縱吾黨闕一二。志不渝。則鐵壁可穿矣。聞伍子胥以匹夫。遂鞭楚王之屍。忠孝之誠。天祐必有矣。小不忍則亂大謀。一時之辱。勿復爲意。會氏定之使至。再以書開諭。於是復讐之議不決。背良雄者漸潰散。義人錄、忠義傳、國朝記、大野九郎兵衛好貨殖致富。其始聞國難。與伊藤五右衛門等專以

分府金爲意。聞良雄之議。心竊悅之。當是時。諸侯制鈔施行。赤穗管內亦然。封內人民。聞變患之。騷然不安。良雄以十二日會議。發府庫。以金換鈔。命岡島常樹掌之。又將發軍府金。充諸士飢寒。九郎兵衛等聞之來言。宜照俸祿之次爲準。良雄曰。資格崇卑。俸祿多寡。今復何計。且高祿者。賣武仗器財。猶可支三年之食。微俸者。素無餘蓄。多與之可。况少之乎。遂每人準百石。願與二十四兩。當換鈔時。屬吏貪欲。攫金逃。九郎兵衛聞之。嘲常樹曰。居其職不能制之。蓋同穴狐也。或告之於常樹。常樹。元辰弟也。爲人廉潔猛勇。

聞之大忿曰。他事毀之。猶可容矣。我安忍乎。貪污之辱。不可敢不糾也。時方黃昏。直赴大野邸。呼曰。奉先君旨來。九郎畏縮。使人言曰。不在家。常樹乃還。及人定。復往扣門。其人曰。未還。常樹詰其所行。不能應。常樹大詈曰。平素視財如瓦礫。况今欲以死報君恩。何以污貨。與汝主將乞丐保生者異。我但欲懲妄言耳。豈忍於斬禽獸之首。斃佩刀乎。忠義傳

○赤穗義人錄云。四月三日。東使未至。九郎兵衛率家人。倉皇而去。恐爲掖道。棄其孫女。不及收。竊與其子。郡右衛門分路間行。遂乘舟至近邑。邑人

惡之不內。漂泊海上三旬。不知其所之也。父子所蓄器財。託赤穗商戶。總百餘箱。良雄聞之。遣吏就封之。戒商戶不許發。次年八月。九郎兵衛父子與近藤源八。渡邊喜兵衛。共來商戶。候人不在。解箱奪三百金去。比隣追迫之曰。汝不出金。卽杖殺。父子戰慄出金。邑人執父子。徇市遂放之。或曰。九郎兵衛住京師。貨殖。及明年良雄等死節。人皆惡之。不與交接。或遇諸途。欲唾其面。九郎兵衛終晦跡而去。不知所終。

九郎兵衛聞之。戰慄。潛走匿於伊藤五右衛門家。其

子郡右衛門亦從而遁。村松秀直勇敢。年耳順餘。在東府邸。及變決死。季春下澣。赴赤穗。其子高直請從。弗聽曰。汝留事母。我聞大石氏智者也。不可徒死。必東面復讐矣。今與汝俱無益。必再會。高直不從。託母於弟政右衛門。先父而發。是月四日。父子並到赤穗。呈盟書於良雄。而埃報于旅寓堀部武庸。奧田董盛。及高田軍兵衛三人。爲刎頸之交。日夜講武談兵。及變憤激。竊謀報仇。彥右又右等怯恇弗與。是月十四日。三士遂至赤穗。訪良雄。良雄迎之。三人聞良雄致城之議。訪將監。將監所對亦同。三人感慨。彼是誘義。

良雄愛其志。命館人款待焉。三人資性豪俠。忿意不達。共言雖不無復讐之事。束手致城。何等耻辱。不若三人自殺于城下。勵衆。良雄聞之曰。燕雀不知鴻鵠之志。致城爲怯。欲徒死亦狂人耳。我不再見矣。良師竊訪其寓。告良雄之志。三人遂服焉。忠義傳堀部金丸等十八人。自東府赴難。其餘皆爲彥右又右所遮。遂巡顧望。苟免云。

○義人錄引神碕則休筆記云。安井彥右衛門。本淺野氏支族。藤井又右衛門或作左衛門爲人可與爲善。但以柔弱。不克自立。爲安井大野等所誘。不能

死節。惜哉。乃祖某有軍功。長政世備國士之選。長重以藤井某爲第一。何共不念辱祖先耶。彥右衛門亦爲貴戚。宜與國共存亡。而一旦緩急。貪生忘義。可醜可惡矣。伊藤五右衛門。外村源左衛門。建部喜六。岡村木工助。玉虫七郎右衛門。八島總左衛門。近藤政右衛門。多川九左衛門。藤井彥四郎。萩原兵助。田中清兵衛。植村與五右衛門。早川宗助。中津彌一兵衛。大野木彌一右衛門。近藤源八等。皆黨彥右衛門。九郎兵衛。池田綱政聞赤穂遺臣據城拒命。飛檄絡繹。命山陰

南海。豫爲之備。綱政遣兵備虫上。池田吉明守國境。姬路。明石。高松。丸龜。德島等爲之備。戶田氏定。淺野綱長。淺野長澄。皆遣人嚴戒。四月十八日。二使至赤穗。安照自鷹取嶺。公定自猪池越。先期良雄命除道。修橋於中村川。邑里市塵。遣吏循行戒火。不許喧嘩。繕治城溝。洒掃第宅。悉封府庫。詳籍田畝戶數。令諸士警衛四門。守備戒嚴。迎於府使城外。府使傳命曰。依法沒收城邑。勿犯制。勿喧爭。背者處刑。諸士所蓄武器資財。搬移任其意。限以三旬。徙他邦者授印書。達之。空邸使農賈守衛。貢賦或未納者。可速納之。貸

種者以是冬爲期。以男女換租者。任其請。借貸依其券證。明日以日出致城。十九日。監察入城點檢。良雄迎之。請曰。主死國除。某等義當殉死。猶偷生。見諸君者。獨以寡君之弟在故耳。嚮者以此。因大垣侯爲請。而未得命。會諸公光臨。敢陳肝膽。煩執事。公廷若宥寡君之罪。收錄子弟。使之得食。公家之祿。以奉祖先之祀。某等浴覆載之仁。荷再造之恩。退而自殺於主之墓側。以終人臣之義。惟諸公憐而察之。監察不應。檢到廣間良雄。又請曰。主家爲藩屏。亦已久矣。寡君曾祖從大坂之役。服勞建勳。當時台德公胙土而

寵之。使得比列侯。至祖及考。皆受幕府之恩遇。掖所知也。及寡君之身。忠義奉事。傾心公義。惟恐無勝方面之任。今也。不幸以私怨獲罪。身死國除。亦可哀矣。幕府如推存舊之恩。而舉繼絕之政。不獨某等受賜而死。使天下後世。仰幕府施恩無窮之德。伏願以此意。達之於府廳。冀賜憐察。石原新左衛門曰。諸士宿願可轉達。良雄拜謝。上簿書而退。義人錄、謂掖曰。吾固知東使不可賴。然不死於此者。有所思也。監察就館。召良雄。謂之曰。公使入邑。道里修治。入城。群下齊肅。且所進圖籍甚詳悉。奉上之道。可謂至矣。城中如

所請。則以奉命之故。不應也。諸士宿志固可恤。今馳人具狀。以聞幕府。我輩歸東。必當周旋。良雄謝而出。忠義傳、義人錄、國朝記、後荒木十左衛門遣人告良雄曰。過日卿所請。我白諸府廳。且聞宗家有爲大學君乞哀。思必幕府有處之。義人錄、忠義傳、良雄遂去赤穗。至京師。買宅於山科邑居之。密謀復讐之事。同盟之徒。往反東西。互爲耳目。人無有知者。元祿十五年春。良雄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休。爲商賈。宗房販絹。則休鬻扇。迭往覘仇家虛實。他住京師者。吉田兼亮代良雄領之。計口給衣食及舍賃。傳驛來往。皆量其用資之。初良雄等

棄城而去。人以為其意有不易量者。以故上杉氏遣家人警衛義英第。日夜嚴戒設備。如婢僕皆用采邑參州吉良之民。不許商賈入門。良雄聞之。令二人至本所。閒居于義英宅側。低貨物之價賣之。漸親熟。遂得出入仇家。察其動靜。戒二人勿急遽誤事。或聞上杉氏使人偵已。乃佯狂昏亂。言行失次。每遇人輒言。吾病且死。樂餘生耳。買田宅。大營居室。曰。吾將老矣。諜報上杉氏言。良雄老病。但為子孫計。亦莫足慮者。如此者一年。吉良氏稍弛備焉。義人錄、三月十四日值故主祥忌。良雄赴赤穗詣華嶽寺祭之。哭甚哀。義人

錄七月十八日。幕府命淺野綱長。送長矩弟長廣於安藝。吉田兼亮遣潮田高教。近松行重。報之良雄。良雄於是浩然決東行之志。乃欲糾合同盟之人。共行。其在京師赤穗者。先使貝賀友信。大高忠雄往謝之。曰。初我與眾有約。今則已矣。度時勢有甚難為者。久蓄盟書無益。他日幸遇機會。當更與眾謀。因還盟書。良雄意其實以此試眾心誠僞。眾聞之。相謂曰。吁。豈子誤我。豈非命乎。見二人譴以大義。辭色甚峻。素無志者。唯唯而已。初良雄請府廳為故主立後。彥右又右之黨。又以僥倖萬一之故與盟焉。遇荒木氏之報。

揚揚有自得色。及聞長廣之事。意氣沮喪。只以全生為慮。漸與良雄絕問。示異志。至有晦蹤逃者。

○義人傳引神碕則休筆記云。背盟者七十人。所謂與野將監。河村傳兵衛。進藤源四郎。佐藤伊右衛門。小山源五左衛門。稻河十郎右衛門。糟谷勘左衛門。田中權右衛門。多藝太郎右衛門。長澤六郎左衛門。其子幾右衛門。里村伴右衛門。豐田入太夫。各務入右衛門。灰方藤兵衛。陰山總兵衛。榎戶新助。山上安左衛門。上島彌助。渡邊角兵衛。其子佐野右衛門。幸田與三右衛門。仁木郷右衛門。

高谷儀左衛門。川田八兵衛。久下織右衛門。猪子理兵衛。松本新五左衛門。田中六郎左衛門。酒寄作右衛門。柘半左衛門。高久長右衛門。近松貞六。岡本次郎左衛門。其子喜八郎。田中代右衛門。近藤新五郎。大石孫四郎。川村太郎右衛門。田中序右衛門。三輪嘉兵衛。其子孫九郎。小山彌六。鹽谷武右衛門。山羽理左衛門。峯喜左衛門。井口半藏。木村孫右衛門。前野新藏。糟谷五左衛門。高田群兵衛。小幡彌右衛門。木村傳左衛門。杉浦順左衛門。井口忠兵衛。生瀬十左衛門。上田三郎左衛門。

平野半平。佐佐小左衛門。大塚藤兵衛。月田三郎。右衛門。中田理平次。中村清左衛門。鈴田十八郎。田中貞四郎。毛利小平太。小山田莊左衛門。矢野伊助。瀨尾孫左衛門。○義人傳引橫川宗利與友人書云。良雄託家藏書軸於平野半平。售之換金。半平偷其金三十兩逃去。又中村清左衛門。鈴田十八郎。中田理平次。田中貞四郎。小山田莊左衛門。毛利小平太。皆與良雄俱東行。復仇之期已迫。皆去。莊左與片岡高房同居。竊賊金及衣服去。○又引寺坂信行筆記云。小平太以十二月八

日。矢野伊助爲長矩步卒。瀨尾孫左衛門爲良雄家人。良雄令二人守平間村宅。及十二月十二日。去。以此考之。凡背盟者。中村鈴田以下數輩。最後。其餘蓋在七月以後。則林曰。斯輩知義而不爲者。比之於不知義者。其過亦倍焉。守盟者。七月以後相次。先良雄發。十月。良雄與高教。行重等數輩。東下。先是富森正因來東。住于武藏平間村。未幾。以僻遠不便。徙郭內。至是兼亮聞良雄就。行。與正因議。更脩平間廢宅。爲稅駕之所。二十一日。良雄至鎌倉。兼亮等先往平間相宅。遂迎良雄於鎌

倉二十六日。良雄至平間。十一月五日。出府下。與子
良金同居。衆皆變姓名。分處於市廛之間。日夜覘吉
良氏第。按道路遠近。預定進退之便宜。可拒上杉氏
援兵者。最熟計之。會義英病久不愈。以本所第土地
卑濕。每往上杉氏。或久不歸。又議築室於上杉氏麻
布別墅老焉。未果。先遣內人依上杉氏。蓋側聞良雄
等狙已。外託養病。實避之也。良雄聞之。擇少壯者。分
爲四次。每夜循行街巷。往反吉良上杉兩邸之間。察
之。十二月十三日。良雄使人訪夫人瑤泉氏起居於
淺野長澄第。具狀去年以來之事報之。初瑤泉夫人

嫁長矩。有資裝金。屬良雄。合之候庫儲金。少息貸之
於赤穗人民。民以爲便。及難作。良雄以軍與法。悉散
儲金。給衆之支用。至是致簿並餘金。十四日。義英以
招茶客之故。還第。義英素嗜茶。數爲茶會。本所有一
茶叟。常出入義英第。有燕會必與焉。大高忠雄聞之。
詐爲京師商客。從其叟。學茶燕之法。欲因以通義英。
是以忠雄得聞義英歸第。大石信清亦間而知之。並
報之。於是良雄急警衆。約以鷄鳴。是日詰旦。良雄與
數輩詣泉岳寺。謁冷光侯長矩法謚墓。相對悲泣。使人謂
寺僧曰。某等欲各屏蹤僻遠之地。離散在近。故來拜



別亾主之墳。所以感泣戀戀不忍去。請爲我儕具薄膳。庶幾得接一日之歡。乃布施銀三百兩。寺主延衆于堂上供齋。衆食已。謝侍者曰。少間欲睡。有事請之。遂閉戶密語。申明約束。備爲區畫。至日中辭去。還舍各掃除居處。謝遣奴僕。言明日發行。將赴京師。今夜往就友人家。皆裹衣物負之。赴本所。堀部金丸之居在兩國橋西矢倉巷。距本所邇。故以約衆來會。至薄暮。金丸就本所茶肆晚食。主人素與金丸相識。問曰。暮夜見過何故。荅曰。汝不聞乎。大學君遷藝州。吾輩終無所依。加之米價騰貴。儲資不給。今乃與舊僚謀。

欲歸赤穗爲農。約以明旦俱發。但日出凍解。行路泥濘。不若夜途爲便。請爲具六十人食。衆將欲薺食。予金三兩去。旣而衆皆至。金丸舍。金丸設盃酒與飲。比及夜半。金丸率衆至茶肆就食。金丸謂主人曰。酒食之贏。足爲生活乎。主人曰。近日不見利。因與俳諧家謀。集句募課錢助業。細利可笑。衆中一人曰。句題如何。曰。那仁乃曾能。曰。好題也。我亦爲汝爲之。高吟曰。那仁乃曾能。以波乎母登保設。久和廻由美。衆曰。行矣。遂出茶肆。分爲三。一適堀部武庸舍。一適杉野治房舍。一適前原宗房舍。遂會兩國橋上。解裝各著戎

衣。執兵器。如往救火者狀。約作隱語相應。裂帛書姓名爲幟。又約獲仇人者。吹笛報之。令卒擔鐵槌竹梯斧鉞之屬以從。遂到吉良氏第。分衆爲三隊。四人爲伍。或作每聯三人。今從寺坂信筆記。一人當敵。令左右相援。無爲敵所獲。令曰。母殺婦女。母追走者。待初筋俱發。母攙進爭先。竟事出。聞鑼聲聚母後。令畢。遂竊破後門。捕戍卒。戒使無揚聲。植刃守之。筋發。衆呼火。梯屋槌壁。從三面入。先入者拔門鍵。擄門者三人。亦守之。衆直亂入。颺言曰。故內匠頭淺野長矩遺臣。來報主仇。所請者上毛氏首耳。禦者出戰。否則走避。旣而家人防戰。

者皆斃。餘匿不出。

○義人錄云。京師茶賈。每歲來東都售茶。是夜宿義英第。聞變脫身而走。廳前有一人。挾眉尖刀。蓋良雄也。賈伏曰。某商也。請免害。其人注視久之。指一僻處。令就居。少間見一人從內出。就其人承指。磨相隔遠。其言不聞。食頃又至。大呼曰。獲上毛氏。其人乃起。顧呼賈。謂來者曰。此茶商也。卿扶出之。賈人竟得脫。後商人言之。或言宇治茶商。衆直進入寢室。不見義英。或伸手撫牀蓐曰。尙暖。人去未久。急搜索。不得之。厨側之房。彷彿聞人聲。然外

施鐵鎖。若人不能入者。衆曰。蓋謀也。以斧破之。果有三人。匿其中。衆喜曰。仇在此。相戒曰。或有陷穽。卽以鎗擊地。一人逆戰而死。一人出走。一人縮首。伏什噐之間。衆引出之。叱曰。汝告上毛氏所在。不殺汝。不然卽死。不應。復問。又不應。間光興怒。以槍突倒。視其人。年可六十。衷縞。皆曰。豈仇人乎。裸而視之。果有疵。武林隆重卽刃之。以其首出。召所擒門者示之。皆曰。我主也。笳響。衆聚。拊躍相賀。

○或云。隆重乘燭前行。義英在暗中。用短弓放矢。又以器擲禦。衆逼。問義英所在。不應。光興怒。執槍

突倒。義英按劍。隆重舍燭刃之。

乃斷幟帛。裹義英首。懸之槍頭。遂索子義周。不得。將出。衆呼曰。左兵衛氏盍出。人取乃父頭去。盍出。終不見。於是擊鑼。衆盡來集。不損一人。傷者數輩而已。良雄率衆出。欲入無緣寺。寺僧閉門不內。衆藉荆休歇。良雄顧衆曰。忘檢火。恐致火災。貽禍隣里。急使數人反檢竈爐。皆灌水。或云。良金發言。衆服其機。旣黎明。發本所。西赴泉岳寺。二卒以槍前行。槍皆用紙爲鞘。次槍懸義英首。良雄次之。衆群行從之。重傷及老羸者。皆乘籃輿。大高忠雄。富森正。因等數輩後。過本所酒肆。酒肆主

人晨起啓戶。視數輩持兵衣服塗血。驚怖急欲閉戶。被創一人呼曰。吾渴矣。汝執酒來。主人曰。市街法禁行人露坐飲酒。其人笑曰。我輩既犯大法。何況市街之法乎。投一小囊金曰。此酒價也。汝勿畏。乃相共直入。舉壘來。倒槍突破其蓋。各傾五六碗。飲已。被創人請筆硯書一俳句。記姓名。遂馳去。主人披囊。有二兩金。識曰。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淺野氏臣大高源五鬪死。掩我屍者。幸取充酒價。俳句姓名亦忠雄也。良雄途命吉田兼亮。富森正因。至大目附仙石久尙。首犯法復讐之罪。是日月望。拜府者絡繹。相屬於

塗。見衆皆驚異。有停騎問者。良雄曰。某等復讐者耳。行至仙臺邸下。戍者異之。遮遏。良雄等駐行。頃之一士人出。揖良雄問故。良雄以實告。其人曰。譏異服戍者之職。吏守法耳。卿等往。良雄等乃去。至會津邸前。戍者亦遏之。良雄告之故。且道仙臺邸事。守者聽之。乃去。兼亮正因杖槍。造仙石氏門。請曰。某等報一急事。願見伯耆君。面陳之。久尙出見。二人脫刀。授將命者而入。具白事狀。且言仇已報矣。某等當自殺。但騷擾內下。肆戮貴族。獲罪府廳亦大。願伏斧鉞之誅。明國家之典。又使某等不倍大府之心。暴白於天下。故

衆就泉岳寺亾主墳塋之地。謹俟上裁。乃懷中出四十七人名簿呈之。久尙曰。志士止此耶。二人曰。卒隸願從者。皆不之許。共事者是已。久尙曰。諾矣。上聞。乃起。二人請曰。某二人幸得請命左右。願使一人去報衆。久尙曰。尙有可問者。待我歸。遂命家人爲二人設食。二人囑給人收所携二槍。久尙詣府廳。會義周士鵜谷平馬。達昨夜之變於老中稻葉正通。府命二監察往吉良氏第檢之。義英尸四肢五創。或云、義周與死者、義周傷額二創。或云、亦言、執眉尖刀拒戰。傷額。血流入目。昏眩不能追賊。家臣死者十六人。傷者二

十一人。堂中有一小函。題曰。故內匠頭淺野長矩家臣遺書。乃取之還。具事并書上之。其書曰。赤穂陪臣大石良雄等再拜白。去年三月。寡君奉命臨待。天使不顧大禮之際。以私怨擊吉良氏於營中。府議處以不敬之罪。賜死削封。某等卽上城邑。離散四方。重台命也。獨恨寡君擊吉良氏。爲左右所遮。不果其志。臨死之間。遺憾可知矣。是某等所不能忍。以陪臣之賤。謀府臣之貴。蔑上之罪。非不自知也。然不洒戴天之耻。無盡在三之義。是以同志相謀。謁上毛氏。請其首。敢繼寡君之志耳。豈有他哉。某等既死後。庶幾有

來臨者賜觀覽。亦足知愚忠所在矣。元祿十五年十月十四日良雄等白。在廳群臣傳觀之。嘆賞不已。或有泣下者。老中阿部正武揚言於衆曰。以今日見忠義之士。猶如此。豈不足爲國家之盛事哉。旣而月望之禮畢。久尙還。見二人。問曰。卿等去赤穗。旣懷報仇之志。其曠日不爲何也。曰。不遽之者。以大學俟罪也。大學旣竄。社稷永滅。於是始決意於復讐。然仇家強宗。不易覬覦。所以遲延至此。久尙又問義英死時之狀。二人具以實對。問義周曰。搜索宅中。竟不見。問家人曰。初某等約。禦者殺之。勿妄害人。家士狼狽。莫

有敵者。獨一少年拒鬪甚力。雖殺之。衆甚惜之。又問同志者死傷何如。曰。闇夜不辨色。倉卒間。不免無衆相傷。幸不損一人。於是久尙遣二人戒之曰。至泉岳寺。俟公命。勿使衆致紛擾。二人曰。唯唯。拜辭去。良雄等至泉岳寺也。僧徒見衆持兵。大恐。良雄呼曰。某等旣復讐。來告祭亾君之靈耳。不敢有所暴亂。請爲我儕閉門。勿使外人來擾。乃乞紙筆。盥漱。書祭文。衆皆盥漱。使人取水來。洗義英首。盛以橐盤。置之墓前。橐盤。此云三方。或云良雄自本所來。過市。就梓人以金一星。易之。且就寺僧借香案。良雄跪墓前。焚香拜謁。

○或云。祿就墓。良雄謂曰。某等昔事先君。以祿位爲等級。今則同亾國之臣耳。某不可先諸士。且前夜。仇人僵間氏手。則間氏宜先拜謁。光興辭之。不聽。使光興先拜。而良雄等從之。

良雄懷中出匕首拔之。置諸碑附上。鋒刃向外。衆皆圍兆而跪。良雄乃捧祭文讀之。文曰。維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臣大石良雄等再拜稽首。謹奉告于亾君之尊靈。去年三月十四日。君刺吉良氏。臣等實知深怨積憤。出於不得已。然而仇人幸脫身。君獨賜死。且大學君遷徙。不得奉宗祀。事雖出公裁。職仇人

之由。臣等乃倍府命。謀仇人。雖知非君敬上之意。然豈忍於坐視讐人。而偷生與戴天乎。遂相議。誓以死復讐。但所以曠日持久至今日者。恐輕舉取敗。重爲世笑。以貽累辱於我君也。幸今得遂志者。益天憐臣等微忠。假之機會。而因君在天之靈爲之佐。謹獻仇人之首。以報無窮之恩。願釋當日之憤。而瞑目于地下。昔時所賜匕首。今謹奉還。請以此甘心於仇人。以快靈意。臣良雄等再拜稽首。謹言。讀畢起。把盤上首。三以匕首擊之。又焚香拜退。衆以次進。亦擊之。拜退。相向泣下。良雄等復至堂。見寺主曰。某等之事畢矣。

前使人詣仙石氏。告某等竅罪淨刹之由。犬馬戀主之心。不能忘。故主墳墓之地。幸得死於此。臣等之願亦足矣。願和尚無見拒。遂令開門曰。上杉氏兵必來。一戰授首耳。

○或云。此日中村清右衛門。鈴田十八郎。中田理平次。田中貞四郎。同到泉岳寺。因寺僧言曰。前夜馳至。則公等已去。悔之不及。良雄使人言曰。昨夜之事。以後期見諭。宜出見。但力戰脫腰。不能復起。四人。大慙去。

於是脩書使寺坂信行赴藝州。報復讐之狀。其過赤

穗。各託家書知之。寺主爲衆煮粥舖之。且曰。寺法固禁酒。但寒天。衆不得酒恐凍。何拘常法。乃買酒。使衆縱飲。衆倍勇氣。喜曰。以此戰。上杉氏兵。何足敵哉。各作俳句。視志。良雄以義英首託寺主曰。吉良氏貴族也。今委之於塵土。以仇讐之故耳。願和尚善謀之。寺主受實諸佛前。

○或云。託僧還首吉良氏。又云。上杉氏收義英尸。葬之。病其無首。使僧某往泉岳寺請之。良雄曰。一祭之。亦芻狗耳。任和尚所裁。良金曰。惡用是臭腐者。投與之。良雄叱曰。豎子無禮何乃然。

及午。或傳上杉氏兵至。良金曰。必浮言矣。上杉氏欲擊我。豈俟日午而至邪。良雄曰。固然。但慮變者。不當如此。於是衆皆厲劍。良金亦厲。謂衆僧曰。卿等定戲場中。觀偶人爲鬪。如生人之戰未矣。如上杉氏兵至。某等力戰。與木偶異之。卿等視之。亦一壯觀矣。敵果不至。

○義人錄。室直清聞之泉岳寺僧曰。良雄以下長年者。皆厚重寡默。問義英臨死狀。曰。善處死矣。問家人拒戰者。曰。死難者多。人臣之義。固當然耳。其他不敢發一言。少年人直言。無所回護。

久尙復造于廳。以兼亮等言聞之。是日有命。分囚良雄等于四諸侯邸。老中令監察水野小左衛門。鈴木源五左衛門。從卒吏十人。至泉岳寺。達府命。細川綱利。松平定直。毛利綱元。水野忠之。四侯使者從之。二監察與屬吏謀曰。上杉氏聞衆在寺。必以兵來攻。吾儕宜以府旨遏之。倘不聽。則當與義士等共戰死。但念處置得宜。莫府命辱。庶得以免後人之譏。乃相與議處變之道。會老中遣吏召良雄等。詣久尙第。稟命。且令武人巡察。道上不許士人乘馬持兵。侵其行。良雄等以黃昏至。皆韋服提槍。如前夜赴仇狀而入門。

門者每人問姓名內之。眾免帽上堂。皆椎結蓄香。髮中芳氣襲人。吏迎收佩刀。如法。一人挾分配簿。引眾就坐。兩監察執筆。問其子弟親戚錄之。頃之。久尙出。見良雄等。宣旨。眾拜命。因問復讐之狀。良雄兼亮應對如流。其他不敢出一語。小左衛門問。孰為良金。良金進曰。某在此。問年若干。曰。成童。坐中人曰。斯子舉止言語。甚類都人。豈生長於僻邑者耶。良雄曰。今茲始從某來。小左曰。言貌與歲相若。但長大。殆如壯年人。可謂奇男子。坐中從嘆稱。小左曰。內匠氏得人之多。足以為藩屏。今乃如此。可勝惜哉。兩監察分眾付

四侯使者。細川氏十七人、水野氏九人、毛利良雄從細川氏使者先退。謂良金曰。生無復相見。嘗所言者。汝毋忘。良金曰。敢不敬承。幸莫為念。四侯使者依故事。令更衣輿之。不鎖。使者將士卒。監護而歸。皆寘之別墅之舍。供具甚盛。其夜越中守綱利就良雄等曰。卿等能成大事。同志之士止此乎。良雄對曰。凡食寡君之祿。莫不與臣等同心。然臣等相議。擁眾騷擾。恐重獲罪。幕府以故。獨與久次近侍之臣共事耳。安井彥右衛門。藤井又右衛門等。何不與盟。曰。二人老矣。一旦聞寡君之死。哀戚耗精神。不能勝事。大野九郎兵衛何

如曰。亦以哀戚殆喪心。隱岐守定直亦見役勞之。問
良金曰。卿有母若弟耶。對曰。有母在京。弟有二人。皆
幼隨母。言訖欷歔。定直不忍復出言。乃起。四侯待。役
饋食必貳膳。役食飯及羹而已。後數日。請曰。日賜盛
膳。非卑人所宜。敢辭。四侯不可。又請曰。臣等聞寡君
死以來。不敢食肉。嚮以恩禮之隆。不敢伸私情。請自
今賜蔬菜一品。乃止。四家重違其志。聽之。細川氏待
良雄等最厚。寘大爐於坐。以禦寒。炭盡以他爐更之。
日令浴。每浴新給禪浴衣。次年正月。賜絹衣上下服。
令著之。又令工厲良雄等佩刀。并繕治其裝。接伴人

或告之。良雄曰。明侯哀憐至此。某等不知所報。但命
在旦夕。無以佩刀爲也。卿爲某等請止之。侯觀刀或
有稱之。是係寡君所蓄之物。皆嘗試利鈍。某等去赤
穗。有復讐之志。因分取之也。十六年二月四日。有命。
賜良雄等四十六人死。綱利見良雄等曰。寡人日夜
庶幾卿等存生。今聞命。大失望。良雄等稽首再拜曰。
公廳不以極刑大戮處之。使以士禮就死。臣等榮亦
大矣。久蒙恩庇。優待過望。非臣等結草所能報也。因
請幸使得錫爵。一與同人辭。言未畢。綱利呼注子。先
自酌曰。我與卿等訣。徧錫爵已。十七人拜而退。定直

亦置酒。與衆訣。謂良金曰。卿母聞父子皆死。應抱無窮之悲。大法不許傳書。但有可遺言者。我請之於執事。達之。良金曰。父良雄嘗誠僕。萬一恩命。赦臣等死。我父子則義當殉死。汝若違非我子也。泉岳寺之別。亦以此爲言。今賜死於臣父子。尤稱所望。初出京之日。以決死之故。與母永訣而發。雖念之情切。無復可遺言者。今荷明侯哀憐之厚。死不敢諉。定直聞之。泣下。左右爲之慘然。四侯令衆沐浴。更新衣。以俟。細川氏所賜香。及午時。大目附仙石久尙。及目附長田喜右衛門。歷至四侯邸。宣府命曰。故內匠頭淺野長矩當

朝使享禮之日。刃吉良上野介於營中。罪在法不赦。上野以無辜。奉職如故。生殺皆出大旨。而長矩家士。妄稱主仇。結黨擅殺府臣。大逆無道。因賜自盡。四侯傳命。衆稽首再拜曰。臣等犯大法。固分極刑。今辱賜自盡。亦大府之仁慈也。良雄拜命畢。顧細川氏國老。在傍者曰。命有結黨之語。何也。夫招誘非類。講張結黨。臣等雖不肖。自知無是行。四十六人者。皆寡君之世臣。同志報仇。不雜外人。雖獲罪於公府。不戾人臣死難之義。恐不可冒以朋黨之名。微笑就死。四家各作茅舍於庭上。設重席其中。席上薦布若氈。爲坐。施

帷揭之於前。幕府殊遣監察各二人檢之。相者從焉。一人就坐自殺畢。主者下帷。以布若氈裹尸。既撤之。復卷帷。一人次出自殺。亦如前而終之。衆遺言求葬。泉岳寺亾主墓側。四家皆如其言。各遣使贈送甚厚。既葬。築墳立碑以識之。府下人聞之。往吊祭者日成群焉。至數月不已。皆流涕歔歔久之乃去。死細川氏邸者十七人。

大石良雄。年四十五。秩千五百石。爲室老。

吉田兼亮。年六十三。字忠左衛門。秩二百五十石。或作二百

石爲知郡事。強力有材。最通軍國務。以言語稱。

原元辰。年五十六。或作五十二字惣右衛門。秩三百石。健

步隊長。

間瀬正明。年六十三。或作六十二字久太夫。秩二百石。大監

察。

小野寺秀和。年六十一。字十内。秩百五十石。京師邸

官。性好學。

間光延。年六十九。字喜兵衛。秩百五十石。或作百石親從

騎隊。

磯貝正久。年二十五。字十郎左衛門。秩百五十石。比

弓銃屯長。初凶訃至。邑正久及片岡高房曰。我二

人者受先君恩特厚。不殺仇雖死將不瞑於地下。謂城中士。卿等死于城。我等死于仇。行止皆徇國也。卿等勉之。乃去。赴東府。後與盟。

堀部金丸。年七十二。或七十八。字彌兵衛。秩二百石。或三百石。

親從騎隊。府或作東

富森正因。年三十四。或三十三。字助右衛門。秩三百石。或二百石。

石、行人。為人豪健。有材力。事母孝。交友信。又善俳句。好賦。及其攻仇也。見間光延槍有箋曰。豈輸足下乎。又題句附槍云。登比許武氏。天仁毛多滿良奴。阿羅禮可那。就囚。細川氏使者令更服。衷女相

服。人皆恠。正因改色曰。是母之賜也。願莫改焉。聞者哀之。在細川氏邸。元且句云。計布母波留。半都加之。哥良奴。禰不志可南。

潮田高教。年三十五。字又之丞。秩二百石。掌封境圖籍。

早水滿堯。年四十。字藤左衛門。秩二百石。或百五十石。親從騎隊。

赤垣重隆。或重賢。年三十五。或三十五。字源藏。秩二百石。親從騎隊。

奥田董盛。年五十七。字孫太夫。秩二百石。親從騎隊。

矢田助武。年二十九。字五郎右衛門。秩二百石。或五百石。親從騎隊。

大石信清。年二十七。字瀨左衛門。秩二百石。或百石。親從騎隊。

片岡高房。年二十七。字源五右衛門。秩三百石。近侍主事。

近松行重。年三十四。字勘六。秩二百五十石。親從騎隊。

死松平氏邸者十人。

大石良金。年十六。字主稅。良雄適子。自幼岐嶷。如成

人。年甫十四。有難。與二弟從父于京師。次年良雄遣妻及幼兒于豐岡。託外舅石束每好。誠良金曰。人生十五云。成童始字。今子年及此。人道莫大於義。義莫重於君臣。子父受君恩深厚。義當為君死。子雖未仕。其親受君祿。然生長於家。有衣食之裕。有僕隸之使。自享奉養之安。優游歲月之間。於子之身。受恩亦大矣。子獨不念以此時捐生。而以報先君於地下。吾勸子死。父子之情。非不自傷。顧人誰不死。苟以不義生。遺臭於千載。孰若以義死。流芳於百世。此吾所以愛子之深也。子若不聽吾言。

當從于母歸豐岡。徒以相從於此無爲也。良金曰。大人何出此言。雖兒亦知大義之分。寧忍忘主棄親。自爲禽獸之行。而莫之耻乎。願從死。使天下後世有以稱父子徇國之義。良雄聞其言。哀其幼而志壯也。泣下曰。子能如此。真吾兒也。是年九月。良雄使良金從小野寺秀和。大石信清等東行。至武州河碕驛。去額上髮。乃頎然一丈夫。十二月。攻仇力。鬪過人。衆未知仇所在。見室中有寶。窺之。黑闇。衆相視。不敢入。良金從後來曰。我躬小。宜入寶。直跳入其中。衆亦從之。行地道數步而出。其勇敢如

此。後木村定行在松平氏邸。以此事語其邸人曰。某等自始謀此事而來。自分死已久。方臨事之間。明無愛身顧慮之心。然今而思之。何所遲疑。而不敢入寶。乃爲良金所先。以此知人不獨有勇怯。勇有優劣。不相及也。

堀部武庸。年三十四。字安兵衛。金丸養子。初仕溝口氏。有故辭去。方流寓東府。金丸爲人剛毅。好武道。兵善長槍。嘗爲東府邸官。濯馬。其妻炊豆。平素講武如此。會武庸寄食叔父某。某與人爭論。將斬其人。往高田馬將。武庸聞驚馳。尾其蹤。至則叔父爲

其人父子所殺。其人將走。武庸進。大喝遂斬仇父子。檢察使來稱美武庸勇敢。金丸憐愛。求通信。一日金丸謂武庸曰。足下欲仕官耶。對曰。然。薄運未果。金丸曰。斯有秩二百石者。求嗣。足下無嗣之意乎。荅曰。諾。請媒焉。金丸怡然曰。足下有志。我不敢蔽。其人乃我也。武庸意沮。少時曰。請與親族議而後從焉。金丸勃然曰。以足下露意。我告之。然則以我爲不足矣。我亦武士也。依其對。有處分。武庸謝過。更諾。把爵爲父子。約以女嫁之。女乃妙海也。中村正辰。年四十五。或四十八。字勘助。秩百石。典書記。

菅谷政利。年四十四。字半之丞。秩百五十石。或百石。親從騎隊。

不破正種。年三十四。爲不破氏所養。字數右衛門。嘗仕。秩二百石。或百石。親從騎隊。或作監工。當有難之日。已忤旨。去寓居東府。聞變大悔恨。憑良雄得列義云。千馬光忠。年五十一。字三郎兵衛。秩百五十石。或百石。親從騎隊。

木村貞行。年四十六。字岡右衛門。秩二百石。或百石。親從騎隊。

岡野包秀。年二十四。字金右衛門。初九十郎。秩二百

石。親從騎隊。父金右衛門。與衆同盟。去赤穗而病死。包秀繼之志。

貝賀友信。年五十四。字彌左衛門。秩二十五石。或作金十

兩三廩人。

大高忠雄。年三十二。或三十一。字源吾。秩百石。或十石。近侍

列。

死。毛利氏邸者十八。

岡島常樹。年三十八。或三十五。字八十右衛門。秩二十石

五口糧。領會計。

吉田兼貞。年二十九。字澤右衛門。兼亮子。近侍列。或秩

金十兩、三口糧、

武林隆重。年二十二。或二十七。字唯七。祿金十兩三口糧。

近侍。其先朝鮮人也。其所居里曰武林。文祿中。爲

我師所獲。子孫遂留居。以先世所出之地爲族。及

衆攻吉良氏。隆重手刃義英。其囚於毛利氏。有詩

曰。三十年來一夢中。捨生取義幾人同。家鄉臥病

雙親在。膝下奉歡恨不終。方自殺時。相者柳莊左

衛門一擊不殊。隆重僵前。顏色自若。乃起坐。顧謂

相者曰。君徐之。曰。諾。聲未盡。首已隕。見者感隆重

臨死閒暇。

倉橋武幸。年二十四。或三字傳助。秩二十石五口糧。近侍。

村松秀直。年六十二。或三字喜兵衛。守廳。赤穗既亡

之後。剃髮隱於醫。自稱曰隆圓。以妻子徙居東府

下。敵方攻吉良氏。慷慨赴之。

杉野治房。年二十八。或二字十平次。祿金八兩三口

糧。近侍。

勝田武堯。年二十四。或三字新左衛門。秩百石。親從

騎隊。

前原宗房。年四十。字爲助。或作伊助。秩十石三口糧。孔目

官。初良雄在山科。使宗房及神碕則休先到東府。

謀仇家。明年良雄等相率而東。以二人爲主人。及

擊仇前一月。則休令宗房略記赴難本末。以貽故

鄉族人。至其分注。逋逃臣姓名行事者。則休自爲

之。其志將明節義。正汚名。以愧後世。爲人臣失節

者。亦豫讓之心也。而木村貞行亦跋其卷後。以述

二子之志。名云赤城同盟略。世或傳焉。

間光風。年二十四。或三字新六。光延二子。初與不破

正種。同以罪去國。及辛巳之難。來從父兄。

小野寺秀富。年二十八。字幸右衛門。秀和養子。本族

野
卷一百六十七

大高氏。與兄忠雄。皆秀和姊子也。

死水野氏邸者九人。

間光興。年二十六。字重二郎。光延長子。

奧田行高。年二十六。字貞右衛門。董盛子。

矢頭教兼。年十八。或作十六。字右衛門七。方成童。以

父長助庇蔭。為內豎。後一年難作。良雄方與衆盟。

教兼同父赴之。良雄哀其幼。父子就死。諭教兼曰。

卿年幼弱。仕亦日淺。不與盟可矣。教兼曰。家父徇

難。僕縱不仕。義不可獨免。况其仕已一年。委質為

臣。無以異於諸君也。卿豈少僕。謂不足與盟耶。請

先於諸君死。乃曳刀將死。衆遽止之。良雄泣下。與

之盟。父長助。去赤穗後。以病死。

村松秀直。年二十七。字三太夫。秀直子。

間瀨正辰。年二十三。或二十五。字孫九郎。正明子。

茅野常成。年三十七。字和助。祿金五兩三口糧。監察。

橫川宗利。年三十七。字勘平。秩金五兩三口糧。先驅

士。為人忼慨。常好勇。尚氣節。

神崎則休。年三十八。字與五郎。秩金五兩三口糧。監

察。初則休與茅野常成。仕伯耆守森長義。為先驅

士。有故去國。俱至赤穗。長矩聞之。嘉其有志介。不

野
卷一百六十七

三十七

辱去就。召見二人。任用之。居無何有難。二人竟死之。衆謂二人爲知己死。不愧古人之義。

三村包常。年三十七。或十三字次郎右衛門。雜事掌務。是日命流吉良義周于信州高島。六日配良雄等子弟十九人於豆州大島。幼稚者屬其主人親族養視。無者令比鄰合力收養。待年至十五。乃放流之。如命。

義人錄忠義傳國朝記 寶永中。皆遇赦而還。義人錄國朝記

萱野重實。攝津萱野鄉人也。稱三平。曾祖恒產始臣事于大島氏。祖恒重父重利相繼祿仕。重實年甫十三。因大島義近之薦。仕淺野長矩。擢列近侍。元祿十

四年三月。長矩賜死。沒封邑。重實時隨在東府邸。與早水滿堯乘傳告變于赤穗。路由萱野。遇有衆送喪。而遇問之。則曰。萱野重利妻也。不意凶變悲駭兼至。乃謂。今爲君告之。又懼母艱。將奈之何。敢以私情而緩公事哉。揮鞭而去。遂造赤穗。告其由於城中諸人。既而府遣監司收其城邑。先是諸士皆將并命以下從主。衆志不一。或依或違。重實終始矢心。不貳其言。告情于父兄及姊。將刻日就死。實欲伺便狙擊以成先主之志。逮事畢。偏裨以下四散。各從所適。重實乃隱于萱野。以終母喪。大石良雄倡率義旅。將成君志。

時在山科鄉。相距十里程。時過存。密圖報復。至冬重實辭父。將東行求仕。父不許曰。予籌汝之心。汝非干祿也。將以办仇家以敵。乃愾。若有其事。吾族不足恤也。恐累吾主。吾之思我君。猶汝之思汝君也。重實再請曰。願絕吾籍。何畏相累。父又不許曰。絕骨肉之恩。以防禍患。薄俗之所爲。何可效。尤。吾非勸汝死也。唯欲汝之遂志焉耳。重實從其言而止。不復東行。至明年正月十四日。乃長矩忌日也。前夕命僕齋一通書。往良雄許。浴盥謁父及嫂。譚笑如常。而就寢。及明日加辰。而房戶不開。家人怪訝。排戶而入。則東嚮自裁。

而死。家人錯愕。走報于父。父戒其勿泄。曰。若宜于衆。恐敗多士之事。乃以暴死聞于世。遽瘞于旁近山中。向遣山科者到。時尙未明。良雄啓函大駭。召同志在近側者。感其情義。歎託之聲聞于外。則與自盡同其時也。死時年二十八。法名涓泉。紹述文集。子長好。孫重好。

重實墓銘

寺坂信行。字吉右衛門。赤穗健步也。屬吉田兼亮部下。元祿十四年之變。信行聞衆議復仇。謂兼亮曰。僕卑賤。敢與謀焉。願受明公恩厚。義不忍獨負之去。願死生共之。兼亮感其誠意。請良雄與盟焉。明年二月。

從兼亮適東府。間關崎嶇。與之周旋。一年未嘗相離。十二月。從衆復仇之後。至泉岳寺。既而良雄使信行遣安藝。長廣止之。至十六年四月。乃脫還。會良雄等以二月賜死。信行自詣仙石。久尙陳狀。與衆同罪。願與歸死。府廳以事既往不許。信行竟滅迹。先自藝州還。爲羽田某。柘植某。以文章錄十五年正月以後。所履歷事作一卷。其於兼亮事狀最詳焉。而旁及餘人。亦畧錄之。終無一語以及已事。但其尾有曰。吉良氏之役。某亦執兵趨走於其間。有故中道別衆。而不能與之共死。至今思之。以爲終身之恨爾。實十六年五

月事也云。義人錄

○野史氏今按。義人錄云。晦跡復不出于世。川岡雜談載。寺坂吉右衛門後仕山內豐清。以延享四年十月五日。年八十二而死。法名養岸良貞。墳墓在麻布古川曹溪寺。事跡甚詳悉。余嘗遊學于江府。過曹溪寺。問寺僧。不詳。乃欲搜之於窆壇。過佛堂前。墻下有一古墳。垣衣蔽埋。不辨文體。稍拂苔埃。見之。首書寺坂信行云云。猶將讀。字畫毀少。多存沒。時已晡時。復意遽急。期他日再往欲審之。未果而歸。姑附以備後訂考。

八助。大石良雄舊僕也。良雄去赤穗而寓街舍。將赴京師。時八助在他聞之。來訪曰。僕意欲從君。耄衰力不及。請賜遺物。以慰別離矣。良雄器財半。既作橐載。更無長物。乃取金二十兩於硯匣。以與之。八助作色投卻曰。僕雖卑賤也。意殊異。君今當難。僕且斷腸。君去城而行。僕用之何爲。將去。良雄遽抑止曰。我過矣。我過矣。有所與物。乃親自畫士人堤頭被羅笠。從一僕者而曰。是乃昔日與汝遊吉原花街之圖也。能臆記否。八助甚悅。話舊時。悲泣嗚咽而去。時人傳元助。片岡高房僕也。自幼畜於高房家。執事甚謹。高

房去赤穗。放遣婢僕。元助獨不去。從高房到江府。朝夕執薪水之勞。出入奉事。不遺餘力。視之昔日有加焉。會復仇之日。迫乃召謂曰。汝從我困阨之間久矣。吾求仕東府。二年。擢桂炊玉。囊金且竭。顧方今諸侯不聘士。列國不請客。仕路蔽塞。無人薦達。欲且游歷四方。傳食親族。故人。以終年。今遣汝去。亦自爲營生之計。可也。所恨者。無以報汝舊日之勞耳。元助曰。主何出言如此。僕爲主家所生育。主之不幸。僕之不幸也。何忍棄主而去。爲他家之僕矣。主所往。僕亦從。織席捆履。盡力自効。高房曰。汝志吾固信之。然吾今

餬口四方。身且不容。不可汝仰食他人。汝忍從吾言。亦所以愛主也。曰。奴隸衣食易足。請自食其力。決不身爲主累。主在彼。惡與僕同居。當就其側異居。但不離於主爲幸。三四強之。不聽。觀其詞色。萬無去意。高房不知所出。乃陽怒曰。吾以汝久事我。不欲遽失。故意。故詐爲好語。遣汝。汝猶不寤。不得不以實告。自去。年去赤穗。汝事我不如平生。吾亦自忌貧窶。處心不直。視汝所爲。無一可吾意者。故深厭汝而逐之。汝速去。元助聞之。泣曰。僕事主十餘年。未嘗一日聞主忿言。而今如此。是僕命盡之時也。乃趨而出。高房從其

後而往視之。元助將自殺。操刃自當其腹。高房走而往止之。奪刃叱曰。奴不忠。何欲自生紛擾。元助曰。願聽其死。亦主之惠也。僕旣爲主所棄。尙欲爲誰生哉。高房令隣人守之。自往招同盟士數輩來。具語之。故皆嘆曰。彼志可哀。蓋告以復仇事。令彼釋然。彼豈洩人言。以負信者耶。高房召元助。與數輩同告之。且曰。此事當祕。不欲顯言。故託辭他事。以遣汝。又有不得己者。汝不怨。元助曰。辱以密事告下賤。非愛僕深如是乎。嗚呼。君恩之大。尊卑同之。僕不負主。猶主不負公家。願從主。生死共之。高房曰。大石氏戒。皆單身

赴會不許以奴僕自隨。吾若違教。是吾以汝故負信。獲罪於教也。元助憮然曰。謹聽命矣。某所以請從者。盡忠於主也。潔己之名。而爲主招譏。又焉用之。顧事主無日。一刻千金。必待至期。送主之行而去。及期元助待高房出。篋攜之。行至仇家門外。以俟主久之。衆獲仇首。呼噪而出。元助見高房曰。果得仇人否。高房曰。汝在此。仇人已授首矣。曰。幸甚。諸君良苦。得無渴。乃以橘頰衆食之。高房趨去。元助見其赴泉岳寺。涕泣別去。不知所往。高房在細川氏邸。語及元助事。泣下。細川綱利聞之。令人物色求之。遂不遇。義人錄

天野屋直之。大坂人。呼稱利兵衛。爲鄉長。往還於赤穂淺野氏。特見眷顧。元祿之變。諸士會議。直之卽馳赴赤穂。聞其處分。欲爲效萬一。及良雄與義士定復讐之議。殊祕而不出。內外莫有知之者。獨直之得與聞焉。良雄亦竊與直之議。凡所用兵仗器械。一切屬託製造之。旣而義徒各自潛匿都府。直之在大坂。密成其便。雖妻子不令知之。躬自奔走。工肆隨成。輸送焉。治工神力者。詣府署曰。有請造一長兵者。諾而未爲之。但其制甚奇異。是以敢告。求其人。則直之也。乃逮而至。按檢之。直之曰。是市井備偷兒之具耳。豈有

他乎。詰其制非常。乃曰。一武人巧思所創。聊效之也。時府下鍛工傳聞之。嘗爲直之作兵器者。皆訴之。於是遂下諸理。拷掠嚴密而不服。併收錄妻孥。檢覈極辛酷。僉曰。不知直之曰。此事家人一無所知。敢請其所受。萃於直之身。署復鈎撫。水火備至。軀無完膚。幾絕者數。直之請曰。事有所由。自始謀事。豈謂生路乎。但迄明春當自首。不然軀且齧粉。不敢首露。貌色安諦。辭氣慤實。不似有慝者。是以緩而不問。既踰年。世間盛傳。去年臘月。赤穗諸士復君讐。獄卒徒隸皆傳稱。直之詳之。乃請自首曰。僕歷世辱。赤穗君之顧。義

侔臣子。當諸士圖事。屬僕製造器仗。嚮之所爲。卽其所用也。今聞旣復讐。僕事畢矣。當傳刑之秋也。嘗恐事洩。又憫刑之及。故始不使妻孥有知也。仰願宥彼等刑。使僕一人就鼎鑊也。則雖死猶生之年。言畢泣下。府廳感其義。減死放之。賜家資於其子。其子曰。利右衛門。續叢語引賴春水述直之傳。直之初抵赤穗。時屬暑月。城庫曝寶器。直之請。良雄見之。已而亾一玉盃。檢問之。直之之外無入者也。衆皆意疑良雄。大驚。召直之語。狀且謂曰。我固知子弗竊。然衆皆疑子。其如之何。直之恬然曰。僕實竊之。請速就刑。時有司已潛告之。候

侯袖間出之曰。我取而把玩耳。彼何知。於是群疑冰解。良雄心奇其爲人。及難作屬大事。託以腹心云。續發語直之入京師。寓瑞光院。改名姓。稱松永土齋。以壽終。直之傳

近松氏母。及難起。衆離散。近松行重奉其母。抵東府。寘諸族人之家。而憮舍其側。晨夕省視。及攻吉良氏。前一日。往告母曰。某等受國恩之深。夫人所知也。義當死於赤穗。而尚不敢死者。欲且延生以謀殺仇。而報先君之恨耳。今仇家適有可乘之機。衆議以時不失。欲以明夜決死一舉。以果宿志。身死固不足惜也。

顧念供養無主。以貽母憂。憂悸逼中。心神惘然。使某偷生苟免。上負國恩。而辱父母之名。其於忠孝之道。兩失矣。願孀君緩哀自愛。母曰。吾老矣。且暮將死。幸聞吾子死節。能與古人齊名。在我深以爲喜。又何悲。但恨子不早告我。使吾不知相見無何。而以平生待子。自今視之。不能無悔。曰。嚮使孀君聞之。恐哀憐不肖。以損朝夕之歡。故不敢告。母曰。子之言亦然。乃起入房。久之不出。行重往視之。母已自刎。傍有遺書曰。吾恐子以老婦之故。有所分慮。義氣不振。故先子死。以壹子報國之志。子其勉之。母敢後。衆行重觀書。慟

哭。謂主人曰。吾阨窮。無以續養。適與母語及此。母聞之。有戚色。然吾不圖其有異慮如此。豈自悲其以餘生煩我。乃自殺耶。今悔之無及。吾將趨告親友。請爲助喪。待至明日收葬之。子爲我護尸可也。遂留書。託治葬事。并封金若干。置之尸傍。乃去。義人尼妙海。俗名幸。堀部金丸女也。金丸無男。養武庸爲子。欲以幸妻之。未醮而難作。金丸父子密與諸子謀復仇。幸知之。與母俱巡歷諸國。祈請神佛。而冀其事成。旣而聞父及夫報讐而死。乃如江府。剃髮爲尼。號妙海。以泉岳寺有亾主及父夫之墓。廬於墓門外。朝

夕拜掃。恒痛主家廢絕。欲復興之。伏府署愀訴。前後二十五次。終知志不遂。乃墓前獻長明燈。戒行堅固。年九十一而歿。續近世叢語

可留。京師二條橋西女也。元祿十四年。淺野氏絕宗。良雄晦迹山科邑。出室而寡。佯荒酒色。周遊妓樓。叔父小山良師憂之。其妻曰。牀第無款。外慕不有躬。請給婢妾以固其志矣。乃買可留給之。居歲餘。復讐議定矣。良雄將發夜飲酒。謂可留曰。素餐日久。術計殆窮。今且祿仕于侯家。割愛遣女。寧無會期乎。可留曰。婢子嘗觀於夫子。風姿不群。豈汲汲於衣食者哉。是

行也。必有大事。但以婦女多口敗事也。有匿情與。婢子不敢泄。請幸見告。良雄曰。否。無之。乃從容操筑紫琴。曲終。可留曰。音韻異常。大慮在心。不可揜也。因請而悲泣。良雄嘆服明鑒。且知其誠心無佞。遂語以故。可留大悅曰。婢子疑之久矣。今而鄙心乃降。詰旦良雄裝載。旁不視。可留令家人搜索。報曰。縊於樓上。良雄急召其父。示之尸。父曰。何故。曰。豈傷別發狂也。夫父曰。僕諳彼性行。非喪心誤身者。是必大有故也。苦請不已。良雄竟以前夕狀告之。父喜曰。君誠烈丈夫也。吾女既得進御。又死君事。幸莫大焉。君過赴期。僕

請幹治後事。良雄乃與金若干。盡哀而去。中井碩菓述輕傳矢田作十郎。助武子也。前二年。助武託作十於東府士人家。甚聰慧。主人夫婦愛如子。迨助武賜死。主人恐作十哀慕。戒家人無告。作十時九歲。略已聞之。疑信相半。會市監遣吏至其家。令出之。主人夫婦親爲結髮更衣。告曰。府命召子。試視容儀。稠人宏坐。必謹應對。毋輕遽無禮。如平日。對曰。自兒聞父死。自知不免久矣。今乃使我飾身如此。意府命下。令公殺我耶。公願明告我。何欺我爲。夫婦聞之。相對流涕。乃謂曰。悔吾爲人養此子。嚮者不養。安有今日乎。遂扶載便

輜。令家人送至府。既上堂。吏謂作十日。汝雖幼。又脫佩刀。如法。作十默。久之。請曰。苟無害作法。冀使我僕持之可乎。吏曰。可。作十下階。呼僕授刀。然後進坐。衆感其舉動。府尹傳命已。乃遣還之。由是作十知父果死。日夜悲泣哀慟云。赤穗忠義記

○翁草引赤穗忠義記。或云。一兒母抱育。寓本莊。府令里人賑卹之。無幾其母先刺殺兒。而後已亦自殺。未詳指爲誰人兒耳。或以爲原元辰次子云。未知是否。

間光興妻。名左吳。初諸士追去赤穗。光興請良雄。遣

左吳於江府。而後同士會合府下。橫川宗利擬備夫。出入吉良氏邸。未得覩寢室。光興曰。我遣妻給事彼家。請莫勞意。良雄深感其志。屢通文書。義英將徙上杉氏。預刻期。十二月十五日前一日。左吳書以報之。同盟急起。竟果事。光興首刺義英。皆賜死。葬泉岳寺。左吳載和歌二首於短冊。供光興塚。而自劬于墓下。時年二十七。八云。翁草

小山田十兵衛。已致仕。削髮號一閑。去赤穗。赴江府。依食女家。以子莊左衛門在盟中。心竊自喜。庚午冬十一月。莊左盜片岡高房衣資遁去。報仇之後。府下

傳稱良雄等名。一開始聞我子逃義自殺。烈士報書

又云、岡林奎之助、食祿千石、不應義盟、去居江府、辛未正月、遽自殺、家人訴之、有司論定、以病狂、或曰、

親族逼之、使自殺、

杉野治房起自微賤。給事長矩。與良雄相善。治房素無親戚。良雄特憐之。及去赤穗。從往京師。而將赴江府。治房請從。良雄以有其母故。固止。予金十兩。誠曰。宜計後事。察機而東下。我亦不遺矣。治房泣下。歸家視金。告狀于母。母恠問。治房不從東行之故。荅曰。阿母在。胡爲得去。母曰。大石氏東行。必有所爲矣。子荷先君洪恩。且與大石氏不踈。義不可辭。東行。雖以吾

故。夫奚以爲善矣。乃入室。遺一緘書。嚙舌而死。治房

遽驚慟哭。讀遺書曰。吾耄。以吾故。背忠孝。今憐其志。

棄生。子宜努力。以全忠孝。治房一悲一喜。託尸於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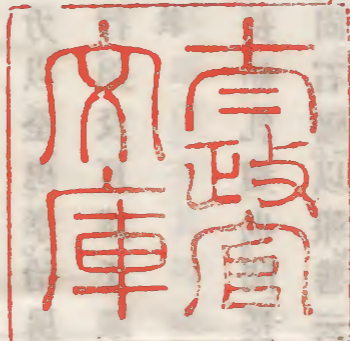
寺院。日夜兼行。追及良雄于駿府。良雄感泣。乃携東

下。與遂事。忠義記、

武林隆重母。長矩乳媪也。聞長矩賜死。悲泣哀慟。遂

自殺。隆重益固石腸。以報讐云。忠義記、

野史卷二百六十七終



自傳... 林... 不... 李... 張... 野史卷二百六十七終

